

苦

鼻頭頸科主治醫師 陳記得

小時後看見日劇裡的先生因故把老婆修理後揚長而去，下班時溫柔的老婆似乎不記前嫌地跪在玄關遞上拖鞋。反觀港劇中的女人常對老公頤氣指使、河東獅吼。幼小的心靈也知道長大後該做什麼選擇。但要享受像日本男人的福利不付點代價是不行的，至少要會日文。否則用中文罵日本婆味道到可是差多了！衝著這點不甚高尚的動機，從此開始了日語的學習。

隨後跑了幾個日語補習班都遇到瓶頸，唸到要升高級班時皆因學生不足而不開課，頗為苦惱。幸而後來考進東吳大學日語班，披星戴月地進修了兩年，總算有點小成，一般日常口語皆能應付。近來國內都在瘋英語，應用日語的機會不多，一有機會自當好好發揮。

門診遇到日本病患，當然要詳細問診，熟悉後大可暢所欲言，反正旁邊的人聽不懂，這種意境很好。他鄉遇故知的感覺下，都會成為好朋友。一但要幫癌症病人開刀輒是一種最種痛苦的考驗，決不能失敗，否則會丟臉丟到日本去。全程日語解說病情能消除家屬疑慮，安心留在榮總治療，也是很好的國民外交吧！

日人乃多禮重情的民族，泡溫泉是他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其實古來就是一種社交場合，男女混浴尤具特色。後者亦是我最嚮往的文化之一。康復的日籍病友常熱情邀約去體會這種文化，我皆以怕把精蟲燙死為由婉拒。較熟的朋友則具實相告，現代年青女士較少去大眾池，跟一堆阿巴桑泡湯與我想像中的美景相距盛遠。等發現有年青化的湯池，再來邀約，必定慷慨赴義。

早期學日語的目的應該可謂昨日夢已遠，應該是不可能實現了，但在臨床的應用仍是滿有趣的。